



中國舞美學會

位置: 首页 >> 《光照《班昭》》

专题报道

学术前沿

行业资讯

相关文章

- 舞美当家：艺术新趋势
- 敬畏舞台
- 戏曲视觉审美的再发展
- 构建地方戏曲发展平台...
- 中国现代舞台美术的民...
- 《骆驼祥子》灯光设计...
- 关于对舞台灯光设计中...
- 潮剧舞台美术概述
- 湘剧的舞台美术
- 舞台灯光与舞台布景的...
- 绿叶扶红花
- 亮度小议
- 临摹与想象是化妆造型...
- 光的旋律
- 能者无疆
- 填补学术空白重构戏曲...
- 传统神韵与现代审美的...
- 创新求索追求卓越
- 舞台上的风景线
- 一目了然和视而不见
- 奥林匹克新视界
- 翱翔舞台上的蓝天
- 粤剧舞美的走向
- 中国现代舞台美术的民...
- 浅谈灯光色彩在滑稽戏...
- 关于对舞台灯光设计中...
- 舞台是自由的
- 童心，还是童心
- 构建地方戏曲发展平台...
- 传统神韵与现代审美的...

光照《班昭》

来源: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日期: 2007-11-15 15:40:49

有时“沉默无语”反而是“一种最有表现力的表达方式，这是我参与《班昭》一剧创作的最大体会。

对于《班昭》，我所投注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创作激情，那不是一时的创作兴奋和冲动，不是飞腾跃升的联翩浮想，更不是厂柴烈火厂的过后即逝的热情，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和由衷的钦服，一种无以言表的心灵震撼和感动，是一种沉静的激动和无法抗拒的文化使命感所交织而成的创作欲望。就像是煎药的文火，点燃我的心绵延不熄地熬煮着我的心思意念。这种创作激情丰要来源于三个感动：班昭的人物形象，朴实沈静的文化感，艺术家的执着和创新。

第一次读完《班昭》剧本后，脑海中一直浮现着一个在孤灯下书案前，执笔撰收的女子身影，寂寞而凄凉。但在那盏孤灯下这女子的身影不因孤单而显单薄，反而越显沉稳和高大。

纵观班昭的一生和其所任所为，即使是堂七尺男儿都已难能可贵，何况是一文弱女子？班昭自幼丧夫，晚年丧友，为继承父兄遗志，一生独处，以青灯黄卷为什，“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地守在书斋，伏在案前，对着孤灯，握着笔管，一字、一个字地写、巧、写……”巧到“人老、头白、力竭、心尽”，终成就“部巍巍巨若：《汉书》”。班昭不是没有血性、没有欲求的泥木石人，面对人生的困境，她同样有软弱、愤恨、逃避、悲伤、失落的情绪，在功名利禄、朵华富贵前，她问柞需要清明的头脑利怪定的意志才能抗拒浇惑不奉于迷大。址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让她有勇气面对人生的坎坷和无情的打击，愿意穷其一生所有，倾注所有情感、智能，为完成《汉书》的编撰默默地奉献自己全部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心性和品格，使她能够承受修史撰稿这岁岁月月的寂寞、姜清和孤独？治史是一件繁琐沉重、孤寂乏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无法让人飞黄腾达拥有名利地位，也挣不来家财万贯赢得金玉满堂。一部好史书如同一面明镜，不仅让后人从中得以窥见时代风貌，更有鉴占知今，以古人为师、以光人为诫的效果，透过文书使前人的智能凝结为今人的知识，文化精髓、民族传统就在这书稿中得以传承发展。因此，修史可说是一件功在千秋，传之万代，立德、立功、立言的人事，足文人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就是这样的文化使命感激励推动着班昭修史撰稿的丁作，使班昭有勇气、毅力去面对生活中的坎坷逆境，是知识分子那执着追求真知的精神支撑着班昭战胜日复一日的孤独失落，抵御夜复一夜的凄清寂寞。如同剧中班昭自己所言：“最难耐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是啊！耐不住寂寞、抛不却荣华何以成就这流传千占之作？班昭这一身知识分子的傲骨和文化使命感，这种“自律、坚毅、执着”的精神，感动我的心，激发我的情，构成厂我创作的整体形象：脑海中那个孤灯赛盏下执笔撰节的身影，逐渐幻化成一束光，那是知识之光，是穿透历史永恒不灭的光，从古老遥远的那个年代照向现代：那是点这心灵的光，照这当时人的视野，也照这了风代人心灵的光。这点知识之光沈静明亮不耀人眼目，隐约闪烁却执着不移，在历史长河中渐行渐亮。

点爝我创作激情的除了班昭这个人物形象外，还有那蕴含在浓郁朴实、沈静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对

现代知识分子的观照和使命感。《班昭》一剧是借着汉代女史官班昭的人物形象来呈现古今知识分子的境遇和情感，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没有浓情蜜意的才子佳人，没有慷慨激昂的英雄论调，没有悲悲切切的愁苦悲伤。剧作者以一种凝练沉稳的笔触，细致地描绘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精确地揭示知识分子心灵深处那种真切的、不为人知的内心交战。在这纷乱喧闹、物欲横流、追名逐利的时代，剧作者创作出安于清贫、甘于平淡，为修撰史书无怨无悔奉献一生的班昭，不仅在于歌颂班昭那艰苦卓绝的精神，更是为观者创造出一个可以沉心定气、深刻自我反省的空间。这一份触动和感悟，引领我为《班昭》的舞台形象定下了这样的调性：朴实无华，雍容沉静，具有大汉文化古风的历史感，以近乎“沉静无语”的方式创作一个让人静心欣赏艺术、深刻体悟人生的演出空间。

事实上，让我的创作激情绵延不熄的是《班昭》剧组中那种认真执着、锐意创新的创作氛围。上海昆剧团的前辈艺术家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日夜劬劳，克服万难创演《班昭》不仅止于“创作一个昆曲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更多的是不甘心将昆剧这“我灵有肉、集歌舞诗画于一体的表演艺术”比作是“博物馆中僵硬的出土文物”，在创作过程中，昆剧团前辈对昆曲艺术的认真执着和弘扬昆曲艺术的使命感，浸染、感动着剧组创作人员，活跃、激励了剧组的创作氛围。面对昆曲这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剧种，谈革新创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使《班昭》能突破传统，贴近现代观众，艺术家前辈主张以现代新观点来创作古老剧种的新剧目，前辈们的这种观念，解除了我在创作中的思想顾虑，让我可以放心大胆地以新的表现方式和手段来进行创作。昆曲前辈们为使古老的昆曲能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在保持昆曲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勇于突破传统，不断创新探索的用心和精神，触动激发了我的革新意识，我要创作一台不同于以往的戏曲灯光。

在构思创作《班昭》的舞台灯光形象时，我决定突破自己，舍弃以往那些光彩斑斓、炫目耀眼、极具戏剧性的灯光表现手法，以“古朴简约，沉默寂静”的“光语”来描绘、刻画《班昭》。为此我做了以下四种刁；同于以往的设想和处理。

一、关于舞台整体氛围的营造

着重强化中性布景的历史感和文化感，打造大汉朝古朴厚实、深邃大气的时代氛围：以凝重沉静、舒缓渐变的光，凝聚观众焦点，创造一个静心的思考空间。

在我眼中，“戏”就像人一样，因各自不同的特点而不同的性格。同样是以汉朝为时代背景的新编历史剧，同样是以平台为主体的中性舞台，越剧《汉武兴邦》的恢宏大气、敢爱敢恨的帝王，而《班昭》就偈是知书达礼、优雅文静的大家闺秀。

因此，在《汉武兴邦》中，我采用强烈的、充满舞台空间的“光墙”和“光柱”来营造汉代皇宫的金碧辉煌，强化、“汉武盛世”的磅礴气势，以具戏剧性的、激变的灯光效果呈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变化，带领观众进入人物的心灵深处和心理空间。在《班昭》一剧中，我采用了多种不同照度、不同角度的光，利用明暗光影的效果，精雕细琢地为舞台上那一面“经、史、书、文”的浮雕布景打磨上光，力求以丰富的层次强化其立体感，映衬出厚实的历史感，打造矗立在历史长河中的一卷“大汉史册”，以期创造出凝重、浓郁的时代文化氛围。《班昭》的剧中人物就像是穿越时空来到历史浮雕前演绎人生的沉浮，缓缓地、沉稳地诉说往昔，陈述心路历程。为了不破坏舞台整体的历史文化氛围，我刻意不用强烈激变的光来渲染人物的情绪感受，唤起观众对人物的情感共鸣，而是采用寂静凝重的、舒缓渐变的光来拢聚观众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随着剧中人的际遇和行动，进入历史情境和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而引发观众对人物行动的思考，让观众在默默的历史文化氛围中，体验人物，品味艺术，领司生活，让这一出“寂寞沉静”的戏就像一把大锤，准确有力地敲中人的心灵，激发观众无穷的思想共鸣。

二、关于光色的运用

以简约、单纯的光色，早现人物内心世界以及现实景况，以四种不同色调的光来展示人物成长的四段心路历程。

在舞台上，色光是最具有情绪表现力的，尤其是戏曲演山中，运用色光来营造氛围，渲染人物情感，

展现人物心理空间。但是鲜亮多变的色光，在丰富舞台画面、强化戏剧张力的同时也容易破剧；凝练沉稳的舞台氛围。因此，在既维持沉稳、凝重的舞台氛围又不削弱戏剧表现力的原则下，我不仅简约了灯光表现手法，还有意识地控制了光色的运用，既要使光色贴近人物心灵状态，又要让光色无形无影地随着人物行动有机地转换。事实』二，这不是一个简单容易的课题。

为强调《班昭》的历史文化感，基本上采川白光为主色调，然后依照班昭其成K历程中不同的境况和心态，在白光中调入不同的光色。如：在班昭豆蔻年华时期，以柔和的“粉白色光”来表现班昭的天真烂漫和春心初动的心境，但这少女青春梦幻的光色，在班昭跪接《汉书》书稿的瞬间，隐没、消失在那灰暗、凝重的立体浮雕布景中，代之而起的是数道强而有力、集中在班昭一人身上的白光。这是全剧中唯一的最激烈明显，也最具戏剧表现力的灯光变化。这样的处理，不仅为强化班昭继承父兄遗志修编《汉书》的文化使命感，同时也展现班昭突然面临人生重要氛择的心理状态。那在阴影中微光闪动的浮雕布景仿佛是一卷放大的《汉书》，那白光象征着父兄及众人对班昭的关注和期望，亦象征着班昭告别少女时代无悔地走上那漫K的治学修史之路，在这巍巍壮观的煌煌巨册前，为白光所笼罩的班昭是如此地娇小，却又如此地坚定。

进入“而立之年”的班昭，丈夫曹寿因悔恨不已投水自尽，相知相异的师兄马续因不堪流言困扰辞别而去，融贯二十年心血的书稿又遭到突如其来的雷火袭击。面对这接二连三事业、婚姻、情感的沉重打击，班昭虽强打精神、咬牙苦撑，仍难掩其内心伤痛失勤务员、情绪的压抑愁苦、心灵的凄清寂寞。为准确地刻画班昭的心理状态，我压暗了浮雕布景上的光，使其成为一巨大的、面目不清的大山，给站在前面的人物形成了一种隐藏的、沉重的压力感，以“阴冷灰蒙的白光”来早现班昭眼中这惨白灰暗、处处阴霾的世界。

“天命之年”的班昭，顶着皇家教席的头衔，住在汉宫学院东观阁，在众星拱月的应酬中吟诗抚琴， 饮酒清谈，独领风骚，却荒废了修编《汉书》的工作。那是班昭在事业上最意气风发、生活上最安逸奢华的时期，同时也是班昭内心最为迷惘、浮动的时期。为将浮雕布景变成富丽堂皇的东观阁，我不公提高灯光的照度，更在白光中糅进了富贵喜气的金黄色光，希望在明快敞亮的殿堂中隐隐透出一种纸醉金迷、浮躁散的漫气息，展现出班昭“锦衣玉食兮，消磨得人慵懒；金堂华宴兮，消遣得身倦烦；经坛高会兮，消损得神思散；荣名虚衔兮，消折得心志残”的心理状态。班昭与师兄马续的那一番发自肺腑、言辞犀利的争论，加剧了班昭的理智与情感、责任与欲望的内心交战，于此，我让金黄色逐渐淡出，仅留班昭身上的一束白光：在班昭决定搬回“班氏草堂”，与马续合力完成《汉书》的撰写时，我以“清冷的蓝白光”布满舞台，以此来表现班昭理智的醒悟和心灵的沉静。

对历经沧桑、完成修史任务、走进迟暮之年的班昭而言，冷清平淡的生活不再是难耐的孤单寂寞，寂静使心灵更加清明透亮。那拄着拐杖、独坐台前的班昭，有着一一种阴霾消除、繁华褪尽的宁静祥和及功成身退的欣慰满足，一生的劬劳换得了满头白发，那银白发丝上闪动的智能光彩幻化成一束透亮的“蓝白光”笼罩班昭全身。这是班昭的“生命之光”，也是一束耐得住寂寞的“知识之光”。静坐的班昭，慢慢地垂下了头，随着沙消逝隐没在凝重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在最后——场戏中，所有的灯光变化都随着音乐和人物行动的节奏宋走的，犹如班昭的气息一般“细微、舒缓而绵长”，从局部的、清澈透亮的蓝白光色逐渐淡化暗转、变异扩散，最终凝结成充满舞台的浓郁、静谧深邃的灰蓝色。

综观《班昭》全剧，其光色是简约、单纯的，其灯光变化是“不着痕迹”的，这灯光看似“默默无语”，其实不然。我足以班昭的心境来选用光色，以人物内在的心理节奏为灯光转化的依据，以期达到“光与人物融为一体”的境界，让观众感觉不；到光的变化，却能借由灯光直接进入人物的情境和内心世界。

三、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强调人物外部形象的刻画，用细致的追光和光区的流动描绘人物形象；以演员表演为主体，为其创造良好的展示空间。

或许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在《班昭》的舞台画面中，其氛围是凝重、沉稳、充满历史文化感的，而台上人物是鲜明透亮的像一个发光体，这是我不同于以前的一个尝试。在构思《班昭》的灯光时，我就有意识地决定不用灯光来强化渲染表现人物的情绪和情感，而是着重于创造适切的舞台氛围来呈现人物的心理状态。做出这样的决定，理由有二：其一，一般来说，用于渲染表现人物情感的光色较为鲜亮浓重，变化相对较为明快强烈，容易破坏舞台整体氛围，这也不符合《班昭》“静默、沉稳”的舞台个性；其二，昆曲表演艺术家对于人物的情感有相当丰富细致的表现手法，尤其是上海昆剧团这一批资深的艺术家们，他们认真细心地体验人物，再以其娴熟精湛的致动人，根本无须灯光大张旗鼓地强化渲染。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在不破坏舞台整体氛围的原则下“照这演员”，将演员“表演的全貌”不打折扣地呈献给观众。为了“照亮演员”且避免因“追光满台飞”造成舞台画面的视觉污染，我采用了紧随演员行动的、精准的小追光，尽可能地缩小追光的光圈，淡化光圈的周边痕迹，以期追光与其他光源融合无边；同时，我依照人物的调度走位设置特定的灯位，让演员的表演在流动的光区中一览无遗。事实上，这样的处理有一个好处：不仅能让观众充分感受那凝重、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同时还能将其心思意念聚焦在人物的行动上，一来静心地体会人物情感和心境，二来全心地品鉴演员的表演。这样的设计与其说是一种新尝试，不如说是“回归戏曲演出的本质”。戏曲舞台是展现演员演技的舞台，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淡忘戏曲演出的本质，一味地追求用最新的灯光设备和最前卫的表现手法来包装戏曲的演出形象，好像不这么做就不够现代化。事实上，许多时候演员精彩的表演反而淹没在那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的灯光变化中。如何在戏曲舞台现代化的过程中体现戏曲演出的传统本质和文化精髓？这是我在设计《班昭》灯光形象时，以常反复思考的问题。

四、营造舞台仪式感，强化导演语汇

在凝重的文化感中进一步深化戏剧情境，强化导演采用之象征性语汇，命名舞台氛围同具有一种神秘的仪式感。

在《班昭》一剧中，导演杨小青为了强化舞台形象的历史文化感，特别设置了一组形态装束状似汉朝陶俑的侍女和乐师。这组“汉俑”在剧中不同的场次里无声无语，时而静，时而流动地展示着各种不同的造型组合。对导演来说，这些“汉俑”并不只是用来装点舞台时代感的活动布景，更是一种符号性的无素。她们的出现在组合，时而是舞台客观情境的写照，时而是人物主观的情感投射，时而是人物抽象思维的形象展现，都是代表某种象征意义的导演语汇。导演以这种具有高度仪式感的导演语汇来展现人物的心理空间，升华戏剧意境，借以引发观众深深的哲学思考。为准确地传达导演语汇的意蕴，我刻意地模糊其面貌，公以微光勾勒出“汉俑”的外穆的仪式感。从舞美形象的角度来看，这各种组合的“汉俑”可视作浮雕布景的一种延伸，在丰富了舞台的视觉形象的同时起到了深化戏剧情境地的功效。因此，我在灯光的处理上，尽可能地使这些“汉俑”能与浮雕布景融为一体，不仅强化了舞美的时代感，也增添了戏剧的历史文化氛围。

从创作历程来说，《班昭》对我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她的特别不仅在于点燃我创作激情的那三个感动，激发创造出“一束穿透历史、静默无语的知识之光”，还在于《班昭》引发我在戏曲灯光创作上的反思，启发我对人生价值、对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思考。这些思考就像一颗颗种子，深深地植入我的心田，影响着我的创作、我的生活、我的的人生观，这是在创作其他剧目时所没有的。“一个人，一生，执著于一件事，其实很难……”但是缺少了那一份近乎痴迷、傻气的执著，是很难成就人事业的。班昭一生执著于一部《汉书》，我们才能“知其有汉”，上昆前辈艺术家一生执著于继承和发展昆曲事、业，我们才能欣赏到蕴含中国戏曲传统精华，又具有现代文化意识的表演艺术。文人前辈们用他们一生的执著成就了一件大事，反观我自己，什么事是值得我执著一生的呢？舞台灯光的创作是我的最爱，也是我最愿意执著一生的事业。是的，我不仅要用我的激情和智慧“光照《班昭》”，我更要为“光照21世纪新中国的戏剧舞台”奉献我的一生！

[▶ 版权所有](#)

[▶ 法律声明](#)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京ICP备06012649号](#)